



星火燎原

芜湖科学图书社

江城原长街中段，昔日徽州会馆隔壁，曾有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屋。楼屋陈旧简陋，鱼鳞般的瓦片现出灰白色，徽式建筑风格的楼檐低垂着伸向街间。山墙已呈灰黑色，砖头掉落了很多，露出一个个空洞。靠街面的楼层墙壁为木质结构，上面的油漆已脱落殆尽，风雨侵蚀，一片斑驳陆离。楼层与底层交结处，有一中檩，镌刻着细腻而又别致的花纹。屋内阴暗潮湿，底层的地板显然因岁月长久而腐烂，被人撬掉，成为泥土地。楼梯在房屋的中间，又陡又窄，呈“厂”形，踏上去有摇晃之感，然而扶手却光溜平滑。凭着楼顶一块亮瓦投射进来的微光，可看到屋内的墙板是一色酱褐色，低矮的楼层被楼梯分成不大的两块空间。从门牌号码上可知道它的地址是“中长街二十号”——这就是当年名声遐迩的“芜湖科学图书社”。

可别小看这一角危楼。当时作为传播新文化阵地，它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风潮、大革命风暴。在它存在的34年中，一直是芜湖革命活动的秘密中心据点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大本营。皖省乃至全国近现代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曾在这里导演而成，一批批革命志士曾从这里吸取精神食粮而勇敢地在这里驰骋。后人赞誉它：“为新文化做了几十年媒婆，给旧世界播下数千颗逆种。”

100多年前的1903年，徽州绩溪人汪孟邹怀“匡时济世”的抱负，托同乡会的介绍，租下这间楼房，开设了一个名



芜湖科学图书社旧址

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书店。书店经销新书、文具和仪器，借以传播科学知识。1904年陈独秀来芜，住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并将他在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共同主办的《安徽俗话报》迁到江城。《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2月15日，1905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22期，是同人刊物。其宗旨是开通民智、救国图存。由于兼具新闻报纸和刊物的两种特点，内容丰富新颖，门类多样有趣，语言通俗生动，图文并茂，装帧考究，深受省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销路之广，为全国俗话（白话）报之冠。该报在迁芜之前，即由科学图书社承办发行工作，为该报的“总发卖所”。每期稿件由陈独秀汇齐，寄往汪孟邹，然后由汪寄上海付梓，印就后再寄回芜湖发行。由于这年吴守一随桐城学堂迁返桐城县，房秩五将赴日留学，陈独秀接到芜湖的安徽公学与赭山中学

的任教聘书，于是该报也随他于 1904 年夏秋之间迁至芜湖并由陈氏一人主办。白天，陈独秀到学校教书，晚上，则躲在小楼上伏案书写。刊物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是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蔡元培先生直至 1934 年还深情地对世人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据科学图书社老人回忆，不知是陈独秀的自嘲还是别人的赠送，他在这期间曾有个“痒公”的绰号。其来历是这样的：陈氏在芜一人主办白话报时，正逢夏秋之际，那间低矮的小楼一到晚上就十分闷热。为使刊物如期出版，他总是在灯下一手握笔，一手挥扇，奋战至深夜，有时干脆脱掉衣衫，打着赤膊干。他的床铺十分简单，由于整天忙于工作，顾不得清洗，生了许多臭虫。一觉醒来，他身上常常起很多红包，痒得钻心，以致白天不时地用手指甲搔痒。“痒公”绰号由此而出。陈独秀本人后来也有这段情景的回忆。他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白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

芜湖科学图书社也是“岳王会”骨干经常聚会的地方。1905 年暑期，时为安徽公学中文教习的陈独秀，与体操教习柏文蔚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等人，创建革命组织“岳王会”。该会以公学和安庆武备练军的革命青年为发展对象。最早的组织筹划会，就是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召开的。这个组织命名为“岳王会”，其意是继承民族英雄岳飞抵抗金兵，至死不变、精忠报国的精神，寓推翻清朝政府统



第一期安徽俗話報封面

治的意义。正式会议是在芜湖关岳庙召开的。遗址在今芜湖东门胜利电影院附近，昔日东能仁寺内。这个东能仁寺原是芜湖四大名寺之一。光绪元年（1875）经皖南镇总兵潘鼎立改建大殿，移祀关帝，亦称武庙。“岳王会”章程据说就是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草拟的。为保密起见，章程夹在一些不相干的字句中，外人见了也不要领，可惜未能保存下来。陈独秀被众人推为“岳王会”会长。“岳王会”总部设在芜湖。另有南京、安庆两分部，由柏、常两人负责。后人评价，它是“安徽革命（指辛亥革命）

最先之组织。”

最使芜湖科学图书社染上悲壮色彩的，莫过于吴樾怒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事情了。1905年，桐城人吴樾与江苏丹徒人赵声由陈独秀书信约好共赴江城芜湖“密计于芜湖科学社小楼上”。在此之前，吴樾在保定创办“旅保两江公学”与陈独秀联系密切其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尤得力于陈仲甫”的指导。1904年，潘进华（潘赞化长兄）赴北洋考察警察事务时，陈曾委托他传达关于进行革命活动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弱，要有勇气而不急躁。”鉴于清廷实施“立宪”骗局，陈、赵、吴遂有利用炸弹“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的想法。于是3人便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商议炸清廷宫殿及那拉氏的具体行动计划。议毕，赵声与吴樾“互争北上任务”。吴樾涕泪俱下，高声说道：“舍生一拼与艰难缔造，哪个容易，哪个困难？”并针对赵声的前者易后者难的回答说道：“让我来做这容易的事？留上难事等待你们去做。”临别前，3人在小楼上饮酒叙情，大有一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吴樾到京后，适逢五大臣载泽、绍英、徐世昌、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政治。吴樾的同党杨笃生是五大臣的翻译随员，吴在其帮助下乔装成仆从，怀揣炸弹，混进专车内。列车开动后，车身震动引起炸弹自爆，载泽、绍英受伤，吴樾壮烈牺牲。这个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反清革命者的士气，震慑了满清王朝。一时京城王公大臣，谈虎色变，如惊弓之鸟，惴惴不安。

五四运动前夕，芜湖科学图书社又成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第一批“代派处”。其缘由是这样的：1913年春，汪孟邹带其侄子汪原放到上海，在

四马路惠福里创办了亚东图书馆“作为芜湖科学图书社的申庄”。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筹备创刊《青年杂志》，他和汪孟邹商量，要亚东承担出版发行工作。由于亚东当时正承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忙不过来，汪氏就积极为其奔走，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和陈洽谈，“商定每月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于是《青年杂志》问世。汪孟邹也将亚东与芜湖科学图书社作为这一杂志的“代派处”，因此芜湖成为《青年杂志》最早发行地之一。在汪孟邹离芜赴沪后，芜湖科学图书社的经理陈啸青也是一个思想倾向进步的人。1917年6月14日“辫帅”张勋入京，7月1日宣布“复辟”。芜湖地方政府中封建余孽当即响应，并下令将陈啸青以“革党”名义抓进监狱。7月14日随着短命的张勋复辟完蛋，陈啸青也在同人友好的热烈欢迎声中重新主持书店业务。时人曾说：“开办十四年（指图书社创办的岁月），坐牢十四天。革党抓进来，锣鼓送回店。姓科的终长命，姓帝的命必短。”经过磨难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从此在大江南北的名声更响了。

“五四”浪潮席卷全国之后，芜湖科学图书社更集中力量经营新书、新杂志。它除了继续发行《新青年》杂志外，还经销《中国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建设与改造》、《向导》、《创造周刊》、《语丝》、《拓荒者》、《北斗》、《生活周刊》等刊物。芜湖当时倾向革命的高语罕和沈泽民（茅盾的弟弟）主办的《芜湖》半月刊（1921年）、芜湖学联主办的《芜湖学生会旬刊》（1921年）以及后来阿英主办的《苍茫》杂志（1925年）等刊物，芜湖科学图书社也代为发行。书店还发行大量新书，除与该店有联号关系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书外，其他如泰东书局、创造社、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的新书无一不经售。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

慈的《少年漂泊者》、《短党》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等能在芜湖一带流行，不能不归功于书店的积极经销。据老人回忆 当时芜湖中学学生 几乎人手一本《新青年》其来源就是图书社。皖省大江南北的许多进步师生也纷纷到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去买新书、新刊物，以致流传出一首名谚：“要买新书 请到芜湖 要买新杂志 请到长街去。”

大革命时期，芜湖科学图书社是中共芜湖地方组织活动的一个秘密据点，图书社的一些职员也加入了共产党。在业务上，该书店在芜湖独家经销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革命书籍。当时长江书店出版的《共产主义 ABC》、《辩证唯物论》等是行销最广的书籍，总是到一批卖掉一批。那间狭小的书店里常常挤满青年人，不少人就是在这里吸取精神食粮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图书社的小楼上，是芜湖乃至皖省革命运动领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李光炯、沈子修、光明甫、刘希平、高语罕、卢仲农、朱蕴山、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邨等常在这里碰头。经理陈啸青一见他们来了，总是笑嘻嘻地把他们迎到楼上去坐。芜湖学联代表也曾在这里开过会。芜湖的响应五四运动、声援安庆“六·二”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人力车夫大罢工、反奴化教育运动、支援五卅运动、反对陈调元兵变等许多重要的群众运动，都是在这里决定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亲自筹划芜湖“四·一八”反革命政变。科学图书社也成为芜湖地方反动政府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幸亏当时在芜湖县党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钱杏邨，他事先得到消息，火速通知书店：局势将恶化，并嘱咐他们将长江书店出版的书籍和其他革命书籍收藏起来。故在事变发生时，带着封条和手铐前

来的反动军警没有搜出东西，原先想封闭书店和抓人的企图亦未能实现。1937年日寇侵占芜湖前，书店歇业，为时整整34年。

（姚永森）

五四狂飙中的芜湖

五四运动前夕，芜湖已是一座非常繁盛的商业城市。自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2月正式设立海关和通商租界，芜湖就成为安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其后，英、美、德、日等国商人在芜开设商行数十家，各种洋货纷纷涌入，地方民族工业从此一蹶不振。由英国人长期把持的海关就像一根粗大的抽血管，每年从芜湖拿走的税银不少于120万两。而日本人开设的商行则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他们同时还开设工厂，开发矿山，从芜湖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1882年，李鸿章又奏请清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米业市场。这时，芜湖商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十里长街为商业中心，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到五四运动前后，芜湖已有大小商店近万家，店员、学徒数万人，当时被称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

这一时期，芜湖现代教育也取得了很大发展。1904年下半年，由安徽著名的教育家李光炯先生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如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江彤候、俞子夷、张之屏、周震麟都在该校任教。不久，在芜湖办报的陈独秀也到该校担任国文教员。由于安徽公学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全省各地以及省外的许多有志青年来到芜湖，就读于这所学校。辛亥革命后，安徽公学又一分为二，一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一为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五四运动中芜湖学生联合会公开发布的宣言

芜湖当时的另一所名校省立第五中学，也是名师荟萃之地，聚集了许多教育界进步人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希平和高语罕。刘希平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刘回到国内，屡次辞官不就，立志于教育救国。1916年他受聘于省立五中，教授国文与修身课，五四运动后，被学生推选为校长。同年，他又介绍著名的革命党人，才华横溢的高语罕到五中担任学监兼英语教员。由于校长潘光祖时任省公益维持会委员，主要精力不在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就由刘、高二人负责。在他们的支持下，1917年五中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实行“校务公开”、

“政务公开”。随后在高语罕的倡议下，以省立五中学生为主，联合芜湖各校一些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安社”，编印社刊《自由之花》，进行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主义的宣传。蒋光慈、祖晨、李克农、钱杏邨等，都曾是该社的成员。同时，刘、高二人还联合各校进步师生，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和“商业夜校”，为人力车夫、纱厂工人、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进行义务教育。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些人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思想认识同时也发生很大变化。五四时期，省立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芜湖公立职业学校也聚集了一批进步师生。除此而外，还有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几所中学，其中部分中国学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也主动投身到反帝爱国的大潮之中。正是由于芜湖人民长期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之痛、掠夺之苦，并且有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师生汇聚在芜湖，才使芜湖成为安徽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彻底失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各项条件和要求被完全否决，德国在山东胶州强行占有的租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1919年5月4日，无比愤怒的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反帝爱国的烈火迅速席卷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形成燎原之势。5月5日凌晨，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由电报传到芜湖《皖江日报》社。当时在《皖江日报》副刊担任编辑的郝耕仁随后托省立五中学生谭邦杰将这份电报送给了高语罕。高语罕立刻喊起还在睡梦中的学生，要求大家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并分派学生到各校联系。教师方面由高语罕本人亲自联系。5月6日，

芜湖各校教师、学生代表在詹家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宣言，同时决定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会议还决定，5月7日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日，芜湖各校在这一天举行联合游行大示威。

5月7日 芜湖各校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 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并用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及组织检查日货队等多种形式发动市民参与斗争。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中，芜湖商业夜校的学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这些学生原来都是商店的店员或学徒，店主一旦购进或销售日货首先就被他们知道。他们马上报告学联，学联就在晚上派出学生到商店查抄 查出就送到十三道门空地 现鸠江饭店广场 烧毁。同时，学联还组织各校学生到长街各家商店挨户劝告，请求商人不再售日货。为了达到抵制日货的目的，学生甚至向商人下跪苦苦劝告，感动了许多良心未泯的中国商人。

芜湖进步师生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一次在芜湖商会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上，皖南镇守使马联甲杀气腾腾地宣布：“俺是军人 以服从为天职 不懂什么爱国不爱国，芜湖学生会的牌子要摘下来。”马是一个行伍出身，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在他的淫威下大家被迫保持沉默。这时，只见萃文中学校长徐鸿藻站起身来，大声驳斥道：“马镇守谈的话，在我看来不对。我是个美国人。军队以保卫国家为天职，学生爱国就是保卫国家。军人不爱国，光靠学生能保卫国家吗？”马对徐鸿藻的话虽极为不满，但因为他是美国人，也无可奈何。会后，马联甲还是派来了荷枪实弹士兵，强行摘去了设在花津桥芜湖学联的牌子，迫使学联无法正常公开地活动。

但是 芜湖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扑灭，支援北京学生

的行动反而更加坚决、猛烈。为了解救北京被捕的学生，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芜湖各校、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先后多次向中央政府和欧和会发出通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力争国家主权。与此同时，许多商人也参与到抵制日货的行动中。

5月19日，芜湖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芜湖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后，仍有日本药商继续到长街散发广告传单和仁丹等。这一挑衅行为，激起公愤。当天下午，一些愤怒的群众围住日本人开的丸三药房，并抛掷砖瓦，砸坏了药房的玻璃。军警立刻赶到现场弹压，并抓走一人。另一件事是芜湖学生冲击总商会。事情缘起芜湖抵制日货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官僚资本家、芜湖总商会会长汤善福为首的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抵制。他们不仅扣留了上海商帮协会寄来的要求共同抵制日货的公函和传单，还私下大进日货，从中牟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5月19日芜湖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五中学生蒋光慈的带领下，包围了正在召开各业代表会的总商会，提出了封存日货、具结不卖日货、提倡国货的要求，并要求汤善福带头签字。学生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商会的严厉拒绝。双方僵持了3个多小时后，忍无可忍的学生砸烂了总商会，汤善福的脑袋也被二女师的女学生用茶壶砸破，汤善福等人终于被迫在协议上签字。这时，马联甲派来了一个营的军队赶来弹压。带兵前来的高营长在学生感人肺腑的劝说下回心转意，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全体学生安全返校。

事发后，日本驻南京领事清野长太郎乘军舰来到芜湖，在对芜湖的地方官员进行大肆恐吓后，提出赔偿2800元，惩办参与闹事的10个人，给予在芜日商保护等3项要求。芜湖道知事余谊密立即答应惩办与保护的要求，但在赔偿方

面，因日方要求与实际核查损失数目相差过大，转交北京政府派来的交涉员另行商定。日本领事回南京后，又先后派来嵯峨号、霰号军舰到芜驻防。日本水兵经常登岸寻衅闹事，列队到市区游行示威，调戏妇女，污辱百姓，并且故意和中国军人挑起冲突，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与此同时，皖省反动当局则惊恐万状。安徽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请准国务院内务部同意，电令马联甲和芜湖当局，要求禁发传单，取缔集会，对开展爱国行动的芜湖人民“应即拿严办，决不宽恕”。此后，芜湖警察厅在全市实行戒严，检查邮电，扩招侦探，加大了防范和镇压的力度。

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舰威吓和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不能动摇芜湖人民的爱国决心。为了能够与全国各地学生一致行动，芜湖各校学生秘密集会，决定重新组建芜湖学生联合会，加强组织领导斗争的力量。6月1日下午，芜湖中等以上各校学生齐集凤凰山萃文中学，召开学联成立大会，制定通过了学联的简章和宣言，并将“宣言”在上海《时报》公开发表。芜湖地方当局见高压不行，又生一计。芜湖道知事余谊密亲自出面和学生谈话，防止学生罢课。随后，官方又突然宣布学校提前放假，企图一举瓦解学生运动。他们更为阴损的一招，是准备秘密地对芜湖学生的思想导师高语罕秘密采取行动，迫使高离开芜湖避难。

就在芜湖反动当局自以为阴谋得逞的时候，另一股力量又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芜湖的爱国商人。在运动开始之时，由于总商会会长汤善福等人的压制和部分唯利是图商人的反对，使芜湖大多数爱国商人很难直接参与抵制日货等爱国行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学生的耐心说服和诚恳的帮助下，绝大多数商人终于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各行业公会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宣布不进日本纱，不

购日本糖，不买日本药，不雇日本船。芜湖商人还借用上海的办法，成立了很多“十人团”组织，在团体内具结志愿书，发誓不再购买日货。

当学生方面的行动遭到反动当局的压制后，芜湖的爱国商人并没有害怕和妥协。6月8日芜湖商人响应沪汉宁等地的“三罢”斗争，从当天中午开始全体罢市。马联甲立即下达特别戒严令，派出全副武装的士兵封锁当时芜湖商业中心十里长街所有的路口及水道，不准商民互相往来，不准挑水，不准发通电。马同时宣称，一日不开市，就一日进行封锁。参加罢市的芜湖商人毫不屈服，共同集议后发誓：与其亡国死于他族之手，不如今日死在马联甲之手。如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决不开市。罢市一直坚持到6月10日，经过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出面调解，各家商店才重新恢复开业。事后，芜湖商人纷纷登报宣布脱离协同官府压制罢市的总商会，迫使总商会会长汤善福、副会长邵侃如辞职。

迫于全国人民的斗争的巨大压力，6月10日北平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标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的胜利。但是，部分芜湖爱国商人仍然没有停止抵制日货的行动，继续将这场斗争坚持了数月之久，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在五四运动中，芜湖人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培养出一批革命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芜湖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写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芜湖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丁瑜）